

◎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

刘相鹏 著

苍天血泪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蒼天血淚

◎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 刘相鹏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天无语 / 刘相鹏著.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08-1120-3

I. ①苍… II. ①刘… III. ①长篇电视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286号

苍天无语

作 者 刘相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7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120-3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写在前边的话

开始写小小说，不会写，后来有些入门，就有了小小说发表，又写诗歌，好像也入了点门，就又有诗歌发表了。后来从教育口借调出去从了政，就差不多忘了写。几年后竟写起了长篇小说，却又半路撂下了。再后来，生活曲折了起来，曲折到了低谷，使我承受了和承受着太多。

忽然一日，有位作家把我叫到文化局，给我一张青岛日报让我看，说北京有个老剧作家，人家导演请他写剧本，每集报酬很可观，但老剧作家不肯写，不愿费这个力了。这位作家说，相鹏你的生活底子很厚，你快写电视剧本吧，三十集四十集的。我说这个力我能费了，怕是写不好，电视剧本我没写过，不敢。这位作家说，你的作品我都看过，你写吧，一定能写好。刚才我说过，这段时间我是跌倒着，想爬起来，可还没爬起来，而且很多事情也就跟着来了，我便承受着连创作构思都构思不出来的压力。一次，有个以前的领导对我讲，相鹏，你什么也别说，才华可以救人，用成果说话吧。生活中，有些关心和鼓励，那是格外让人感动和珍惜的。我本也不愿多说了，只有负重奋斗，崛起之日便是回馈之时。后来，我就决定写电视剧本了，正事。

人的价值在于成功，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失败后的再成功；人的尊严在于自信，人的真正尊严在于挫折中的更自信。

我本来就热心，也绝不吝啬，但品尝了落差很大的苦楚，却又感受了低谷中令人振作的信任和帮助，那个体会就真深，想想，回馈是很争脸、很幸福的，甚至就很想回报社会了，还希望自己一下子就富有起来，不认识的穷人我也帮，被病魔困扰的生人我也帮，当回事。许多滋味都尝了，就越发沉默，有时却越发想说，人就这么矛盾着。

生活的路有时曲折得让人困顿和迷茫，也同时让人重新进行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人生不怕走弯路，怕就怕该悟不悟。醒在悟中醒，悟在醒中悟，人生关键在醒悟。

生活中，一个学生因家贫辍学打工的遭遇以及在逆境中的奋斗史深深触

动了我，就有了为农村青年在迷茫中点亮一丝光明的冲动，后来产生了通过小说形式写出来的想法，只是一直没动笔，现在写的欲望忽然强烈起来，没治了，就一气呵成了这个电视连续剧本。作品中，这个把自己“包送”回农村的初级中学的尖子生，他不屈的跌打滚爬史，艰辛的学习求索路，更珍贵的在于对当今富二代、穷二代的启示。成功不仅限于成果，奋斗本身就是成功；自信不仅来自成果，奋斗本身就是自信。奋斗可以改变人生，不奋斗也可以改变人生。奋斗才是真正的改变，人生就是真正的奋斗。

后来我拿着厚厚一摞电视剧本草稿让那位作家看，作家说没法看，我就委托好几个人打印，然后就把打印的几十集电视剧本给了那位作家。待了一些日子，那位作家对我说：你成功了！作家说他读过的太多作品中，你的这个作品是很好的，很拿人。还说他读的时候，是流了好几次泪的。作家的话我听进去了，听着听着，心头一酸，眼泪就来了。我知道，我写这个电视剧本的日子，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掉泪，好多次哭出声来，而且止不住，就是哭。好了，《苍天无语》就这样基本定型了，后来就准备出版了。

我知道这部电视剧的分量，愿花更大心血，曾多次跟有关人士探讨自导自拍这部电视剧的构想，后来构想搁浅，拍不了。

谁写东西都想成功，尤其写电视剧本，出了书，还想找导演、找好导演拍成电视剧。我也是这样，甚至更神。我想，刘相鹏会不会是中国电视剧创作——姗姗来迟的新星？如果有人也这样问我，我就说，我愿意是。

写《苍天无语》，我首先努力塑造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在普遍生活的基础上作出庞巨的综合。人的灵魂真实地再现着社会生活，把人物的灵魂写活写透，使这部电视剧不但有太大的嚼头，而且让你更有太大的想头。这个想头，就是能够看到人的赤裸裸的灵魂。人都是有私密的，但小说是把人物一个一个从封闭的密室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作品中的灵魂是不能遮掩的。说穿了，写小说写剧本，就是干了给灵魂脱衣服的活。

有个误区，害人不浅。往往认为学习是在学校里的事，走上社会净是闯社会的事。其实，学习很有趣的，也最实惠。人的综合素质关键在于文化素质。善于读书学习，给自己建造的是目标“快车道”。善于读书学习的人，即使走了弯路，也容易自救。人，尤其80后、90后，把学习看成一个迷恋的知音一追到底，尝到学习的甜头就好了，真好啊！

学生有家，就有父母；有村，就有村民；有学校，就有老师同学。他们有经历，就有可能触及到村官、镇官或县官；有遭遇，就有可能涉及到工业企业、党政机关或公检法。《苍天无语》时间上主要截取了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历史画面，聚焦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采撷生活中的无数珍珠，串成一个长长的珍珠链条。这些珍珠的反光，不但使丰富多彩的生活变得清晰，而

且深层次折射世界。

《苍天无语》在泪光中浸透着幽默，我追求的是一种冷峻的幽默；在心酸中渗透着风趣，我追求的是一种严肃的风趣；甚至在冲突中迸发着诙谐，我追求的是一种理智的诙谐。《苍天无语》让你会心一笑、轻松一乐的地方比比皆是……让你揪心感怀、潸然泪下的地方不时而至……

如果你对《苍天无语》读得入神，看得大醉，只想一口气读完，我就赏识我做了一件好事。

现在的观众对电视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迫使有责任感的剧作家及导演必须具备天天更进一尺的从严心态，不但要慧眼匠心独具，更须有别开生面之法，妙手回春之功。旧题材也罢，新题材也罢，关键在于出发点、切入点及落脚点。即确立主题的高度、观察事物的角度及反映问题的深度。《红楼梦》、《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及《复活》等文学巨著都如同翱翔蓝天一样鸟瞰当初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认识的高度达到了，才会有揭示的深度；只有选对了自己看人和看社会的角度，艺术创作才会源源不断地呈现给读者新的内涵。

说得再直白一点，一部成功的电视剧，无非就两大点——一是要让观众愿意看，看了上集想看下集；二是要有一个积极的主题，让观众思想受益。观众有官也有民，民官都受益，社会作用说大就大了，那才真正有意义。纯为搞笑而搞笑的电视剧，或确有深刻主题但没有情趣的电视剧，都无疑于单条腿走路，坚持不了多久的。使情趣与思想融为一体而同呼吸共命运，尤为重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长是供养培育国家栋梁的第一责任人，也可以把家长理解为最基层的领导干部。国家与家庭血肉相连，社会稳定、祖国强盛，与每个家长息息相关。家庭责任是国家责任的具体化，国家责任是家庭责任的延伸和集中。一段历史在这里定格，苍天无语，但看在眼里；国家伟力在这里彰显，苍天无语，却落实在行动上。

《苍天无语》真实得虚幻，虚幻得真实。让你随着梦境般的起伏跌宕，不知不觉领悟到作品的弦外之音，咀嚼到每个情节所辐射出的浓浓韵味。

但愿，读者因《苍天无语》而终身受益！

希望，《苍天无语》电视剧走向全国，跨出国门！

期待，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因《苍天无语》而掀开新的一页！

坚信，一切，历经风雨，更见彩虹！

2011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写在前边的话 001

第一集 001

第二集 019

第三集 035

第四集 053

第五集 068

第六集 084

第七集 099

第八集 115

第九集 131

第十集 147

第十一集 162

第十二集 178

第十三集 195

第十四集 211

第十五集 227

第十六集.....	245
第十七集.....	261
第十八集.....	278
第十九集.....	294
第二十集.....	311
第二十一集.....	330
第二十二集.....	348
第二十三集.....	366
第二十四集.....	383
第二十五集.....	400

第一集

蓝天。

烈日。

村庄。

五排农舍，居住着七八十户人家。

村后。

一片茂密的杨树林，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飞出。

村东。

一条流水潺潺的河，一群鸭子在河中嬉戏。

村内，单思华家院门外。

单素勇跨出门槛：“什么，姐？大学……”

单丹丹兴奋地：“录取通知书，给！”

单素勇高兴地夺了录取通知书，看了后，跳跃着喊：“我姐考上大学了！”

大好牵了一头花牛走来，一旁跟了一条黑狗。大好甩出一个响鞭，跺跺脚：“大……大黑、大花子，快走！”

单素勇欢快地恭维：“叔，领着队伍出发？”

大好咧嘴笑笑：“出发。”

黑狗轻轻蹭着单素勇的腿，单素勇弯腰抚摸了黑狗：“大黑，你的出发，我的回家报喜！”

村西菜园。

单思华将一桶水倒进扁豆地里，咝啦一声水被干涸的土地吞噬，只留下溼湿的模糊的印痕。

天空。

西南角上翻卷着乌云，向东南天空移动。突然，一道曲折的闪电骤亮后消失，一声雷吼，粗大的雨点稀稀拉拉掉下来。

村内，单思华家，院内。

单素勇：“妈，我姐考上了！录取通知书……”

吴凡兰停下手中的活，拍打拍打手，接了录取通知书，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

单丹丹轻轻地叫了一声：“妈！”

村西菜园。

一滴雨水顺了单思华的脸颊滑到嘴唇，单思华伸舌舔了舔，怏怏地蹲下去，卷起了旱烟。

这时，单素勇飞奔过来：“特大新闻，爸，我姐考上大学了！”

单思华倏地站起：“噢！”

天空。

黑黑的云层变淡变灰，扩散成羞羞答答的浮云了。

村内，单思华家，屋里，东外间。

单思华卷着旱烟，问：“学杂费多少？”

吴凡兰：“丹丹说四千六百多。”

“唉，四千六百多？”单思华点着旱烟，吸一口：“考上了就上！”

院内。

单素勇跟单丹丹一起洗菜，张中打开院门进来。

单丹丹：“书记来了！”

“祝贺你啦丹丹，你是林河村第一个大本生！”张中开门见山：“村里奖给你家二百块钱，再放场电影热闹热闹！”

单素勇欢呼：“太棒了！”转身向屋里跑去。

单对方家，院内。

单对方用尼龙绳子马马虎虎地捆了一只母鸡的两条腿。

马立部家，院内。

马立部用尼龙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了一只母鸡的两条腿。

单思华家院门外。

张中走，单思华一家人出来送。

马立部拎一只鸡风风火火走来：“思华哥，恭喜啊，一只鸡，还有三十块钱，意思意思。”说着右手送鸡，左手塞钱。

单思华接了钱：“费这个心。”

吴凡兰接了鸡：“费这个心。”

单对方拎着一只鸡优哉游哉走来：“书记走啊？”

张中乐呵呵：“代表村里，捐助大学生嘛。”

单对方眉飞色舞：“地震先跑，带领群众；捐资先到，讨好群众……”

张中：“混账！”

单对方打住，又转视单思华两口子：“贺喜贺喜，嫂子接鸡。”

吴凡兰一手抱着那只鸡，一手伸出来，结果没接住单对方递过来的鸡。

母鸡一条腿挣脱捆绑，另一条腿缠着尼龙绳，母鸡腾空而起，绳子刹那间缠上了张中的脖子。母鸡咯咯叫着，竟绕张中的脖颈乱飞，尼龙绳就在张中脖子上多转了两圈。

母鸡难以飞去，就抖动着翅膀站在张中的头顶。

吴凡兰手中的鸡掉到地上，这只鸡歪着头羡慕地瞅张中头顶上的同类。

马立部突然飞起一脚，照着张中头顶的母鸡就是一踢。马立部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母鸡逃去，但尼龙绳却留在张中脖子上。

单丹丹和单素勇吓得张了嘴。

单思华、单对方及吴凡兰从惊愕中醒悟，齐扑向张中，火速为张中解绳子。

单素勇转身向院内跑去。

六只手在张中脖子上你拽他抽，张中愈发喘气困难。

这时，单素勇拿着一把剪刀奔过来，“咔嚓”一声，张中获救，却瘫软地坐在地上。

马立部揉揉腰，苦笑：“书记，马克思请你喝的什么酒？”

张中大口喘息着：“当然是外国酒。去，去……”又瞪一眼单对方。

单对方立马弯腰轻揉张中胸脯：“书记，鸡立头顶，大鸡大立，大吉大利呀！”

吴凡兰：“是这个理。”

单对方看一眼吴凡兰，道歉：“嫂子，丹丹考上大学，送只鸡过来，它又飞了。”表现出惋惜的样子。

吴凡兰笑笑：“有心就行了，别再送了。”

“是是是，这次不送了，等素勇大侄子考上大学，我杀了鸡煮熟了送来，免得再飞跑了，还差点要了人命……”单对方说到这里，又看着张中，马上改口：“人不在高，鸡立则名；刀不在长，一剪就灵。”

众人笑了，看看单素勇。张中也尴尬地笑了，望望单素勇，点点头。

单素勇腼腆地笑着。

这时，大好带着黑狗晃悠悠地过来，把手中的二十元钱摇来晃去：“老……老娘，让我送礼。”

单思华：“不不，你孤儿寡母的。”

吴凡兰：“是呀，不能要。”

大好眼一瞪：“不要？大黑啃……你老婆汉子。”

单素勇伸出手来：“来，大黑，握握手。”俯身抓起了黑狗的前爪。

集市上。

单思华吆喝：“顶好的玉米，没半个虫眼，顶好的！”

有人过来看了看玉米，转身欲走。

单思华：“师傅买吧，价格好说，价格好说。”

单素勇：“叔叔，我姐上大学用钱。”

单思华一手拿着秤，一手抓挠着被汗水浸湿的旧裤子，显得很不好意思。

一弯新月斜挂在上空。单思华家，东外间炕上。

吴凡兰：“她爸，开学就带着。”

“那还不包括生活费。”单思华说着猛吸一口旱烟：“砸锅卖铁，上！”

早上。单思华家院门外。

单思华抚摸着黄牛，牵了黄牛往外走。

单丹丹跑来拦住父亲，抓住缰绳：“不能卖呀，我弟弟也要上学……”

“上大学，大事。”单素勇夺了牛绳：“爸，走！”

单丹丹望一眼弟弟，复又抓住牛绳：“爸……”

单思华：“卖定了。”

单丹丹：“不！”

吴凡兰过来拉女儿：“丹丹，先过了这关再说。”

单丹丹：“妈，卖牛上学，我还有心上？”攥紧牛绳不放。

单思华叹口气，回身向院内走。

月亮隐去，乌云笼罩。村内。

夜色中，单思华家四间房屋显得格外幽静。

次日清晨。单思华家院门外。

吴凡兰端着牛料出来，发现牛棚的锁被撬开，慌里慌张跑进去看：“啊？”身子瘫软下去，人就放声哭了。

单思华闻声跑出来，前前后后看了看：“牛被偷了，牛被偷了……”

吴凡兰泪水涟涟：“天……”

单丹丹也飞奔过来，看着空空的牛棚，愣在了原地。

单素勇又蹿出来。

单丹丹：“素勇，牛——丢了！”

单素勇指着单丹丹，情绪激动地：“就怨你！”

单丹丹捂了脸，啜泣。

店子集市。

几位村民出现在牛市上。

单思华家院门外。

几名民警正在勘察现场。

桃园集市。

单思华神情不安地扫视着左一头牛右一头牛，嘴巴机械地张着。

吴凡兰拉一把单思华：“就这头！”

牵了牛绳的老汉乐呵呵地：“看上了？好眼力。”

单思华没有表态，急忙掀了牛耳朵看。

老汉凑前：“好耳朵，好耳朵，又大又肥又不聋。”

单思华失望地：“没那俩白点。”

吴凡兰赶紧拽了牛耳朵瞧，叹口气：“唉！”

老汉疑惑地：“嗨，你俩来买牛，还是来买牛耳朵的？”

单思华苦笑，讷讷地说：“这个，唉……”

单思华家，东外间。

吴凡兰：“还差不少钱，咋办？”剜一眼单思华，又埋怨说：“你为啥不早打谱？”

单思华：“孩子上小学中学就不用花钱了，哎？”猛抽一口旱烟，长吁短叹。

吴凡兰：“考上大学不容易，还能不上？”

单思华一瞪眼：“谁说不上？上！”

吴凡兰戳着单思华的鼻子，发了火：“上？怎么上？”

单思华抬手一挡：“哎，动武的？”

单素勇插话：“我到城里打工吧？”

单思华眼一瞪：“说梦话！你的作业谁做？”

吴凡兰：“你打工，谁要你？钱就那么好挣？”

单素勇：“爸，妈，让我去吧，四十多天的暑假，我经受过锻炼，说不定还能在家里助一臂之力呢。”

吴凡兰：“不中，误了你写作业咋办？”

单素勇：“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放心吧，父母大人！”

吴凡兰：“别啰唆了，你一个毛孩子外出打工，谁放心？”

县城，骆驼祥子搬运公司。

单素勇背着编织袋子，盯着老板：“不一天一发工资，五天一发我也干！”

老板：“搬搬运运出大力，你干不了的。再说，这里也不缺人了，你到那些职业中介所去看看吧。”

林河村，单思华家，东外间。

单丹丹站在炕前：“素勇把这封信放在我炕上，开始我也没在意……”

单思华坐在炕上卷着旱烟：“这小子，先斩后奏！”

吴凡兰倚着炕沿，叹口气：“快念念听听，丹丹。”

单丹丹读起单素勇留给家里的信。

单素勇（画外音）：爸妈，我偷拿了你们八十元钱作为成本，到县城打工了。漫长的暑假，我会挣到钱来帮我姐的。我边打工、边学习、边锻炼，一举三得，敢想敢干呀……

单思华一挥手：“够啦！”

“他还不一举四得？”吴凡兰拍打着炕沿：“怎么生了这么个敢想敢干的野孩子？”

单丹丹：“我去县城把素勇找回来……”

“够啦！”单思华一挥手：“你比素勇还敢想敢干，哎？大大的县城，你一个女孩子到哪里去找？”

吴凡兰：“丹丹，你在家好好待着。”

单丹丹：“我弟弟还小嘛！”

单思华：“他再小也是个男孩，闯荡闯荡也不是坏事。”

县城，诚信中介所门头。

单素勇：“你好，阿姨，当天发工资的工作，有吗？”

阿姨：“发现钱的工作难找，再说中介费也高。”

单素勇：“中介费？”

阿姨：“就是服务费呀。我发现钱的工作，中介费三百。”

单素勇咧了嘴，又问：“那找别的工作呢，交多少中介费？”

阿姨：“一百。”

单素勇摇摇头，转身向外走，又回头说：“谢谢阿姨，我再到别的中介所看看。”

阿姨：“都一样的。”

半拉月亮放着青光贴上了天空。一条街上。

喧嚣的县城亮起了霓虹灯。

单素勇背着编织袋子，啃着馒头慢慢走。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时长时短。

突然，一张横在路沿石上的旧木床引起单素勇的注意。他停住脚步，四下里看看，旁边有个住宅小区，又望望天，就靠近了床，用手晃晃，把枕头床单放在床上，深呼一口气，坐下，却瞥见一个青年男子向这边匆匆走来。

单素勇霍地下床，尴尬地：“大哥，你过来搬床？”一手指指床。

青年人略一愣，颌首：“搬。”

单素勇立即跑到床的另一头：“我帮帮你？”

青年人疑惑地：“是你帮帮我，还是我帮帮你？”

单素勇：“谁帮谁都一样。”

青年人：“你年纪轻轻不大谦虚呀。”

单素勇：“谦虚谦虚。哎，抬到哪里？”

青年人不解地反问：“抬到哪里，你还不知道？”

单素勇：“知道知道，当然是抬到你家去。”

青年人扶扶眼镜，看看单素勇，又戳戳镜框，瞅了床上的枕头褥子床单什么的，醒悟地点点头：“神经病！”急急走人。

单素勇挠挠头，愣在了原地。半天，叹口气，复又坐到床上。

这时，一个东倒西歪的男子，左手拎个皮包，右手握瓶矿泉水，哼哼唧唧晃荡过来。单素勇连忙起身，不好意思地笑笑。

男子嘟囔：“到家了！”人便脱鞋、脱袜，又脱裤、脱褂，倒下就呼呼大睡了。

单素勇目瞪口呆：“什么人都有。”坐了床沿，把那人的矿泉水摸出来，扭开盖子，喝了几口，晃晃瓶子，看看，把盖扭了，瞅瞅男子：“唉，醉汉。”把床单盖在醉汉身上，又将醉汉的皮包往枕头底下掖了掖，打了个哈欠。

醉汉翻了个身，喊着：“老婆，水……”

单素勇赶忙扭开矿泉水瓶子盖，把水送到醉汉嘴前。

醉汉迷迷糊糊伸出胳膊搂住了单素勇的脖子：“老婆，来……”

单素勇：“我不是你老婆，叔叔搂错人了！”

醉汉忽然睁了眼，警觉地：“谁？”忽地爬起来，慌乱地说：“包，我的包呢？”

单素勇笑笑：“叔叔，包在枕头底下。”

醉汉匆忙伸手过去，摸出皮包，迅速开包，掏出厚厚的一摞钱，数了数，感激地说：“小伙子，我明白了！”抽出五张塞给单素勇：“给你五百！”

单素勇连连摆手：“不用，不用……”

醉汉放了声音，坚决地：“收下，不然我就恼了！”

单素勇：“真的不用啊叔叔……”

醉汉把眼一瞪：“难道你还嫌少？拿着！”

单素勇激动地伸手接了：“谢谢叔叔！”

林河村，单思华家。

吴凡兰来到院子里，看看门关好了没有，仰脸望望天，回身进屋。

县城，那条街上。

单素勇整理了一下床单和枕头，这时，又有一个烂醉如泥的男子歪扭过来，让床给撞了一下，人扑在床上，手触到了枕头：“哦，到家了！”倒床

便睡。

单素勇目瞪口呆：“又一个醉汉！这是怎么了？”给醉汉盖上床单，自己呵欠连连。

几只蚊子飞来飞去，单素勇伸手驱赶：“村里蚊子多，醉汉少；城里醉汉多，蚊子少。”

几位小伙子路过床边，其中一位好奇地问：“咋了哥们？”

单素勇笑笑：“这个人醉了。”

另一位：“你就当起了床卫？哥们，要收费啊，有偿服务社会嘛！”

单素勇：“有偿服务？”

林河村，单思华家，东外间。

吴凡兰睡不宁，翻身坐起，看看窗外。

县城，那条街上。

醉汉捏着两张百元钞票：“精神可嘉，鼓舞人心哪！”

单素勇不好意思地搓揉着两手。

醉汉庄重地说：“我身上的证件，还有钱，一应俱全。我看你是党员，在用实际行动实践党的宗旨。这是奖金，岂有不拿之理？”

单素勇：“我不是党员，是团员。”

醉汉：“我看嘛，不是党员就是团员。奖金二百，拿着！”

单素勇：“叔叔，我不要这么多，给二十吧。”

醉汉：“奖二百要二十？岂有此理！”

醉汉把钱扔到床上，下床走人。

单素勇呆呆地看着醉汉：“叔叔……”

次日清晨。林河村，单思华家，东外间。

吴凡兰翻身起床：“她爸，天亮了。”

单思华揉揉惺忪的睡眼，向窗外看去。

县城，那条街上。

单素勇坐在床上，从裤子口袋里小心地摸出那七百元钱，数了数，又小心地揣回裤子口袋，忽然跳下床去，高举着双手，欢快地：“姐，成功啦！”顿了顿：“对，今后就当床卫！”把枕头床单什么的塞进编织袋子里，感激地看一眼床，再用手摸摸：“床啊，我吃早饭去了。”背着袋子走了几步，又回头瞅一眼床：“街上怎么还有床呢？”